



新华博识文库

告别功利

人文教育忧思录

NOT FOR PROFIT

[美] 玛莎·努斯鲍姆/著
肖聿/译



玛莎·努斯鲍姆

当代著名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

被美国《外交政策》、英国《展望》杂志两次列入“世界百名杰出知识分子”排名榜。

新华出版社

新华博识文库

告别功利

人文教育忧思录

NOT FOR PROFIT

G40/
14876

[美] 玛莎·努斯鲍姆/著
肖聿/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美)努斯鲍姆著，肖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0

ISBN 978 - 7 - 5011 - 9421 - 6

I. ①告… II. ①努…②肖… III. ①教育思想 - 研究 IV. ①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100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 - 2010 - 6093

Not for Profit

by Martha C. Nussbaum

Copyright © 2010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传播本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告别功利

作者：(美) 玛莎·努斯鲍姆

译者：肖聿

责任编辑：黄绪国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址：<http://www.xinhua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编：10004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省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3

字数：160 千字

版次：2010 年 11 月第一版

印次：201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011 - 9421 - 6

定价：29.00 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 - 63073969

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有道德的人，完整的人，越来越几乎不知不觉地做出了让步，让位于……商业的人，即目标狭隘者。借助科学的惊人进步，这个过程已大为增多，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人的道德天平失去了平衡，将人性遮没在了没有灵魂的组织阴影下。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
《民族主义》，1917年

各种成就都在表明设计良好的机器比人类更能干，而教育的主要作用，即获得意义丰富的人生，却被弃诸一旁。

——约翰·杜威：《民主与教育》，1915年

译 序

本书是当今美国著名哲学家、学者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最新的论辩著作，2010年5月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精装本形式出版。仅凭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提出的主张在当今美国几乎可算作反潮流的另类，所以，出版这本书彰显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见地和胆识，而以最快速度（换上我国时下最时髦的新闻切口，叫“第一时间”）引进本书的中文版权，也彰显了本书中文版出版者的见地和胆识，不啻做了一件大大有益于我国当今社会的好事，殊堪嘉许。

2005年11月和2008年6月，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Foreign Policy*）、英国《展望》杂志（*Prospect*）两次将努斯鲍姆列入了“世界百名杰出知识分子”（The World's Top 100 Intellectuals）榜单。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榜单上的都是由读者投票选出的、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公共知识分子以其独立的观点和知识参与大众媒体（包括出版物、广播、电视及互联网）上的公共讨论，对重要紧迫的社会问题发表见解，为没有发言能力或没有话语权的民众代言，也

针对全球的现实状况、思想观点和流行趣味发表看法。公共知识分子是相对于“私人知识分子”（private intellectual）而言的，后者并不鲜见，他们躲在象牙塔里，钻研屠龙之术，不问国事民事天下事，不听风声雨声读书声，往往自觉地游离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之外。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带有挑战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草根”色彩，不但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也受到了有见地的大众媒体的重视。我在2006年底译过一本《鸡窝里的狐狸：私有化是怎样威胁民主的》（*The Fox in the Henhouse: How Privatization Threatens Democracy*，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其作者就是当今美国的两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了美国及全球私有化进程的反民主性质，其锋芒直指美国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Martin）、安然（Enron）、世界通讯（WorldCom）和沃尔玛（Wal-Mart）之类的“产业精英”。努斯鲍姆的这本力作，可谓与该书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将玛莎·努斯鲍姆列为公共知识分子，并非没有理由。她1947年生于美国纽约市，父亲乔治·克雷文（George Craven）是律师，母亲贝蒂·沃伦（Betty Warren）是室内设计师和家庭主妇。努斯鲍姆早年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的鲍德温学校（Baldwin School）。在那所学校里，“批判性思维、思想观点和想象力比利润更加重要”。她认为，她在其中成长的“东海岸英国新教徒美国白人精英”（East Coast WASP elite）的环境“极其贫瘠荒凉，完全为金钱和地位的偏见所主宰”。这里要

补充一句，英国新教提倡的工作伦理是：工作和劳动乃人的天职，就是侍奉上帝，教徒要勤俭、勤奋、遵守纪律。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 1854）里的退休厂主葛莱硬（Mr. Gradgrind）就是其典型，此人也是英国诗人、批评家马太·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 - 1888）所说的“非力士人”（Philistine），即市侩、庸人，或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是只有物质需要、没有精神需求的人，是“被文艺女神抛弃的人”。

努斯鲍姆说，她对精英哲学的反感，来自她对自己那种贵族式教养的批判。她不喜欢一切自诩为精英的东西，无论是英国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还是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她先在纽约大学攻读戏剧和古典学术，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艾伦·努斯鲍姆（Alan Nussbaum）结婚，生女雷切尔（Rachel，目前在华盛顿州立学院教历史）。这期间，努斯鲍姆改信了犹太教。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她受到了很多性别和宗教歧视。由于哈佛大学古典学术系拒绝授予她终身教授，她1982年后转到布朗大学任教。1986年，努斯鲍姆发表了《善的脆弱性：希腊悲剧和哲学里的幸运和伦理》（*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广受好评，奠定了她在人文科学界的声望。她2006年的著作《正义的疆界》（*Frontiers of Justice*），使她成为一名主张全球正义论的著名理论家。

努斯鲍姆的论辩著作以观点鲜明、文风犀利、热情充沛见称，其主要论题是反对妇女地位的不平等（具有女权主义色彩），大力提倡人文学科教育，反对种族、宗教、等级和性别歧视。例如：在《培养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 1997）一书中，她援引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等人的理论，为人文教育改革辩护，呼吁培养世界公民素质，并对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学术思想作了批判；在《躲避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 2004）一书中，她指出：人类的羞耻感和厌恶感本身就包含着等级意识，在人类社会建立了等级制和秩序，而遭到厌恶的社会群体往往是妇女、犹太人、少数民族和同性恋者，“任何崇尚平等、自由这些重要的民主价值观的人，都应深深质疑诉诸这些情感的有关法律和公共政策”。如今，努斯鲍姆已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美国的《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评论说：“在所有的学术界明星中，她是最明亮的明星之一。”

这本书出版后，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就获得了美国出版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例如：

在这本简洁有力的著作里，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满腔热情地阐明了人文学科在各级教育中的重要性。她指出：我们必须努力恢复教育和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以赋予学生成为各自国家和世界的真正民

主公民的能力。……努斯鲍姆援引正受困扰的——也是有希望的——世界教育发展的事例，提出了一个宣言，它应当成为一切关心教育的最深刻目标者的战斗口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书评）

作者在分析和争论之间灵巧地变换，援引印度的教育实践、实验心理学和杜威、泰戈尔等人文教育提倡者的著作，强调了批判式教学法对发展个人的责任感、创新能力和自我检查的重要意义……它倡导承认个人发展和创造性思维的价值教育课程。这本篇幅不长的书，是朝努力扩大、丰富当今教育实践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这一步虽小，却是决定性的。（《出版商周刊》）

这是一本重要而及时的呼吁书，因为对所谓“有用的教育成果”的追求正不断加速，还因为对人文教育的种种威胁的确影响深远。（迈克尔·罗思，《高等教育年鉴》）

这些评论，绝非我国时下流行的“热捧”，因为只需细读本书，便会看出此书的重大现实意义。这本书具有全球视野，以史为鉴，针砭现实，是一份呼吁教育改革的宣言书，是对当今各国教育决策者的警告。作者批判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用时下国语说，就是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发出

了恢复人文学科在教育中的应有地位的强烈呼声。批判现实，有的意在“拆庙”，有的意在“补天”，本书当属后者。努斯鲍姆的古典文化底蕴和深厚的哲学素养，使她能有理有据地分析当今美国乃至世界的教育现状，敏锐地发现其中带有普遍性的弊端，提出一种弘扬人文理想的教育模式，表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战斗精神。

这本书内容很新：作者直接批评了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重视人文教育，“迄今一直在强调个人收入和国家收入的增长，并提出我们需要的教育应为这两个目标服务”；揭露了当今英国的高等教育“已成为商业部的一部分”、“学术研究被描述成了一种叫卖活动，却无人对这种贬损之言提出抗议”；指出了当今印度的大学生“只学一些为就业准备的技能，学院不鼓励学生掌握独立研究的技能”。努斯鲍姆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民主教育岌岌可危的严峻现实。

这本书的内容也可以说很旧：作者提倡的人文主义教育模式，无不来自东西方优秀的文化传统。努斯鲍姆深信教育首先是育人，其次才是授业，更不是培养为别人或自己赚钱的会说话工具。她主张教育应当重在培养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的三种能力：一是批判思维能力，二是想象能力，三是同情能力（即书中所说的移情能力），这些能力都对造就民主社会公民至关重要。这些理念在西方哲学思想中都能找到丰富的渊源。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诗歌、文学艺术比历史更具哲理和价值”（《诗学》）；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只要艺

术的素材是理念，科学的素材是概念，那艺术和科学所做的事情就会永恒存在，并永远一如既往……艺术和科学所关注的，就是被柏拉图列为真正学问的唯一对象的东西。”他们肯定了艺术与哲学的人文价值，而这正是当今遭到很多人轻视的，在这些人眼里，艺术已成了娱乐，哲学更是无用的摆设。在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也能找到努斯鲍姆教育理念的渊源，例如《诗经·小雅·巧言》里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名言，《孟子·告子章句上》里也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词句，前者说的是凭借移情能力体会他人的思想感情，后者是说：研究学问的途径就是找回丧失了善良之心。努斯鲍姆设想的民主公民和世界公民，也应具备平等待人、理解他人困境、反对一切歧视的善良之心。

这本书谈的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普遍现状，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对我国当今的教育也具有警示性和针对性。努斯鲍姆在2010年5月16日的一次讲话中，曾提到新加坡和中国“如今也在为了发展商业，试图模仿我们对文科教育的重视，对批评的声音采取了宽容态度，尽管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功”。（参见本书附录：在科尔盖特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这个说法比较婉转，几乎近于外交辞令，却不能代表我国教育的现状。为写本书译序，我浏览了一些反映我国当今教育的网页，因为我已是久违教育圈的人。教育的产业化、功利化倾向害人不浅，且不说高昂的收费、标准化的就业培养模式和被动的应试教育，只说《长江日报》2010年8月

25日的一条消息：“中国成‘博士’大国：一个导师带47个博士”，其中说：《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的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还提到了博士生按照潜规则为导师打工、与导师成了雇佣关系等现象。见微知著，且不说导师是否称职，单说带47个博士就令人发噱。一位北大知名教授发帖说：“近代以来，大学放弃了人性，大学生蜕变为小学徒。大学成了贩卖知识甚至直接贩卖文凭的‘文化驾校’……身边真实的大学充满了污浊、猥琐、腐败。大学已经没有了，遗存的只有大学的尸体和依靠啃食这尸体谋生的教授。”有网友发帖说：“今天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浮躁，却缺乏激情；有过剩的欲望，却缺乏理想；有太多的技术，却缺乏文化；有太多的学生，却缺乏读书人；有太多的地盘，却缺乏精神家园；有太多的自私，却缺乏公心；有太多的物质，却缺乏精神。”当今的大学教育无异于职场培训，说得更清楚些，就是为资本打工的教育，放弃了对批判思维和道德觉悟的培养，鲜有民主公民素质教育，更不用说贯彻当年毛主席提倡的素质教育了。我1961年上小学时就知道：“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连当今的儿童艺术素质教育，也蒙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例如为了考试加分或是为当演艺明星），而通过艺术教育培养想象力和同情心，却无从谈起。

玛莎·努斯鲍姆是名闻全球的哲学家，更是敢于直言的公

共知识分子。恰在世界处于经济危机之时，她猛烈地批判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教育发展模式，发出了改革世界教育的呼吁，指出教育应当培养有批判力、有想象力、有同情心的民主公民，反对培养“受过技术训练、却不懂得怎样批判权威的人”和“有用的、却毫无想象力的赢利者”。在某些人眼里，她的主张颇有些不识时务。这不是虚言，这本书也引来了一些负面评论，有的说此书是“急就章”（dash-off），其中重复过多，是杂志文章的拉长，有的说她不该笼统地挑战传统（这是对本书的误解），甚至说努斯鲍姆的教育理念是“幼稚的理想主义”。还有文章说：与批判性思维对立的“非批判性思维”（non-critical thinking，即直觉）也有积极作用，而强调批判性思维的哲学家可能助长怀疑论，被批判的功利主义也有实用价值。（这些评论见于亚马逊网络书店的读者评论。）只能说，这些燕雀不知鸿鹄之志。

愿《告别功利》一书能成为我们的它山之石，因为它是针对以赢利为导向教育的檄文，是呼吁世界教育改革的宣言。古希腊神话里有个卡珊德拉（Cassandra），她是特洛伊公主，能预言凶祸，但因受到阿波罗的诅咒，无人相信她的预言。特洛伊城陷落前很久，她就多次预言海伦被诱拐和特洛伊城的毁灭，但没有一个特洛伊人相信她的话，她甚至遭到了父亲普里阿摩斯国王和兄弟们的毒打。结果是特洛伊人与希腊人战斗了12年，最终中了希腊人的“木马计”，城毁人亡，万劫不复。

愿努斯鲍姆改革世界教育的呼吁不是杞人忧天。愿她不会成为今日的卡珊德拉。

肖 聿

2010年8月识于北京

序 言

鲁思·奥布伦 (Ruth O'Brien)

在民主的历史上，人文学科和艺术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但是，当今许多父母却为子女学习文学或艺术感到羞耻。文学和哲学已经改变了世界，但若子女不懂得财务，全世界的家长都会感到烦恼，其程度甚于对子女人文学科教育不足感到的烦恼。即使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该校诞生了约翰·杜威的民主教育改革的开拓性实验——许多家长也担心他们的子女没有学到日后用来成功赚钱的足够知识。

在《告别功利》这本书里，努斯鲍姆警告我们当心一种“无声的危机”，各国都“渴望国家的赢利”，因此“抛弃了一些技能”。由于到处都在缩减艺术和人文学科，民主制度本身的一些基本性质正受到严重的侵蚀。努斯鲍姆提醒我们：伟大的教育家们和国家缔造者们懂得艺术和人文学科能教会儿童批判地思维，而对独立地做出行动，对明智地抵制愚昧传统和权威的势力，批判性思维必不可少。学习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学生，能学会想象他人的处境，这种能力对成功的民主制度、对培养我们的“内心视点”格外重要。

《告别功利》一书的特殊力量在于其作者努斯鲍姆的论述

方式：她运用了她在哲学和教育理论（西方的和非西方的）方面的广博知识。她援引了一些实例，创造了教育的“人类发展模式”，指出这种模式是民主制度和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公民所不可或缺的。那些实例包括：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实验学校和大学的创始人）、约翰·杜威、让-雅克·卢梭、唐纳德·温尼科特和拉尔夫·埃利森。

对低龄儿童游戏的发展，对大学生游戏的发展，人文学科和艺术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努斯鲍姆认为：即使低龄儿童的游戏也有教育作用，因为游戏教会了儿童怎样与别人相处，却不必始终控制别人。游戏“将易受伤害感和惊奇感，与奇异事物和奇迹连在了一起，而不是与焦虑连在了一起”。这些体验日后会通过人文学科的各种课程得到扩展和深化。

努斯鲍姆指出：“缺乏同情心会激发出厌恶感和羞耻感的有害力量……羞耻感是对人类软弱无助的普遍反应”，而提倡“全面控制的谬说”、不提倡“互相需要、互相依靠”的社会，则完全是放大了这种有害力量。她建议我们学习卢梭，他懂得他的爱弥儿必须学会认同普通人的困境，必须通过多种易受伤害者的透镜观察世界，必须培养自己的丰富想象。唯有如此，爱弥儿才会真正把他人看做真实的、与他平等的人。唯有如此，爱弥儿才能成为平等大众的一员，才能懂得互相依靠，而这些正是民主制度和世界公民素质的要求。民主制度若充斥着没有移情能力的公民，必定会滋生更多种将他人边缘化、贬低他人的现象，因而是恶化了这个问题，而不是解决了这个问

题。

在这本书中，努斯鲍姆从根本上批判了一种思想，即教育首先是经济增长服务的工具。她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更好的生活质量。忽视和嘲讽艺术和人文学科，将使我们大家的生活质量以及我们民主制度的健康陷入危险。

《告别功利》向读者提出了以一个计划为形式的“行动号召”，该计划旨在以促进民主的教育模式，取代损害民主的教育模式。它为读者建立了一个信念（即使它初看上去违反了直觉）——公民素质的（更不用说国家成功的）根本基础就是人文学科和艺术。我们忽视了它们，就会咎由自取。

努斯鲍姆这本意义深远、内容丰富的著作让我们懂得了学会与别人一同游戏的重要性——又说明了如何独立地思考。